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一手沒公開資料

林文輝
著

15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編印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一手沒公開資料

林文輝 著

主 編 司馬攻

責任編輯 黎 毅 倪長遊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

一手沒公開資料

ข้อมูลที่ไม่ได้เปิดเผย

作者 林文輝

泰華文學出版社出版

華文電腦兩合公司印刷

南美有限公司總經銷

開本 787 X 960

2000 年 11 月第一版

2000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974 - 87750 - 5 - 4

定價：泰幣 30 銖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

司馬攻

泰華文學發端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到現在已有八十多年歷史。八十多年來，泰華文學在不同氣候中屈曲成長，泰華作者在不大受重視的情況下默默耕耘，自強不息。

六十年代以前，泰華作者大多只顧耕耘不問收穫。作品在報刊發表後，心願已足，極少將作品結集出版。

七十年代後，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轉變，以及“世界華文文學”的廣被認同和各國各地區的華文作家多層次的交流，加速泰華文學走出湄南河，促使泰華作者將作品結集的熱潮。

十多年來，泰華作者所結的個人集子，在數量上超過以前六十多年泰華作者所出的書的總和。

至於作家作品合集方面，為數也相當可觀。

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成立以來，出版了不少書刊，其中絕大多數是合集。到目前為止，泰華還沒

11-205/23

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或個人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。

以多數作者的作品編成的合集，作者多，有利於反映泰華文學的整體面貌，但對於個人的創作風格只憑合集裡一兩篇作品，實難下定論。

爲了點和面的相互顧及，選編一套以個人集子爲主的文學叢書，是現階段泰華文學的必然和必要。因此，泰國華文作家協會決定在2000年出版一套頗具規模的，較能展現泰華作者風格的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的作者包括老、中、青。內容以短篇小說、微型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新詩、譯作爲主。

這套文叢雖不能概括整個泰華文學，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，多少能顯示當代泰華文學的梗概。

“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”以精簡爲編輯綱要，以輕巧爲叢書樣式。這套文叢從構思到出版只有五個月的時間，差錯、匱缺實屬難免。希望將來泰華文壇有更全面的，更具代表性的文學叢書出現，來填補這個泰華第一個以個人集子聚成的文叢的不足。

2000年10月2日于曼谷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編委會

顧問： 吳 佟 胡惠南

主 編： 司馬攻

副主編： 夢 莉

編 委： 司馬攻 夢 莉 陳博文

白 翎 黎 毅 洪 林

老 羊 倪長遊 曾 心

陳 靜 林 牧 子 帆

陳小民 鄭若瑟

I336.15
S819

千禧年文叢書目

荔枝奴	司馬攻	黑本子與紅葉	陳小民
在水之濱	夢 莉	龍城河畔	若 萍
海憶	陳博文	小木船的傳說	藍 燄
20世紀泰華掌故	胡惠南	畫龍壁	李少儒
這裡的夜靜悄悄	白 翎	淑德在儒修	修 朝
春遲	黎 毅	心花朵朵	莊 牧
狗精傳	倪長遊	我家有女初長成	范模士
橋	老 羊	山洪	沈逸文
故鄉水情悠悠長	洪 林	情系故土	劉助橋
奇石	馬 凡	一手沒公開資料	林文輝
一罐老菜脯	曾 心	三朵花	毛 草
大山的足印	林 牧	紅木棉	夏 煌
畫霧	子 帆	歸宿	鄧澄南
雙根苦果	林光輝	偷香	詩 雨
岔道口	劉 揚	置彈	南 君
情結	鄭若瑟	問情爲何物	曉 雲



A0988739

目 錄

泰華作協千禧年文叢序……………司馬攻

短篇小說

一手沒公開資料……………	1
3 2 號騎士……………	14

微型小說

接棒人……………	23
玉鐲……………	25
無價之寶……………	27
成功商人……………	29
報應……………	32
百食不厭……………	35
抬貢……………	37
一本存摺……………	40
大鼻子……………	43
神樹……………	45
新電視機……………	48
高廊主的“油水”……………	50

散 文

北京這個深刻的名字·····	53
芳姨·····	64
濕衣·····	70
鄉心難割情難捨·····	75

詩 歌

無聲的犧牲·····	80
八月秋風帶秋雨·····	82
故鄉留下的方塊詩·····	84
情結割不斷·····	86
人生幾回共遊春·····	88

一手沒公開資料

自從傍晚得到一個消息之後，陳征就沒有離開警察局週圍。他決定跟隨執法人員，親探一次秘窟，採訪正確的新聞。

陳征還有一個很大的抱負，要把這個不易遏止，又無法杜絕的問題癥結公諸於世。

年前，他還沒有當起記者，也是畢業後找事做的時候。

有一晚，他經過一處簡陋的小巷，巷口有個婦人。

“小哥，請等一等！”那個婦人向他招手。

陳征望望她，年紀約四十歲，在不甚明亮的燈光下，看得出臉上塗抹不少胭脂。

“小哥，想找快樂嗎？”她已趨近來，真像戲台上的大花臉。

“？”陳征不由倒退了一步。

“嘻嘻，您不要誤會，我要帶你去找年青的小妮子。”她已打起笑臉。

陳征早有耳聞，這一帶有一些艷窟，但不曾跟人去尋幽探秘。

“您無妨跟我去開開眼界吧！”她見陳征沒有反應，緊跟著說：“合意不合意，都不要緊的。”

陳征並不怕被騙或指劫，反正身上湊也湊不足兩百銖，看看有何妨！

“來吧！十七八歲的，又嬌又俏，十四五歲的，又稚又嫩，包管您不虛此行，一定不會失望的。”她邊走邊回頭說。

陳征跟在後面，一會兒左，一會兒右，終於到了一間木屋前，裡面，有微弱的燈光透出來。

“篤篤！篤篤篤！篤篤！”婦人伸手敲門，像是一種訊號。

木門“呀”的一聲，開了一片門，婦人肅手請客。

陳征循門望進去，裡面很簡陋，壁上貼著幾幅裸女畫，木椅上坐著二個少女，一個年紀約十七八歲，面貌平平，但臉頰抹著粉紅，口唇塗得紅紅的。一個約十四五歲，手裡還拿著一本卡通集，稚

氣未除。兩人都穿著低胸衫，年紀大的酥胸半露，短裙把大腿暴露在外面，充滿著挑逗性，令人一見想入非非。她倆一見生客，都有一點忸怩之態，但很快就鎮靜下去，且向陳征展開一個嫵媚的笑容。

現在，陳征反而止步不進，他並非真要找快樂，只是一時好奇。

“進去！進去！”婦人推著他：“那一個都可以，保證服務週到。”

陳征不肯進去，他知道一進去非“交易”不可。

“進去呀！還怕什麼！春風一度，只收兩百銖。保證安全沒有危險。”婦人又在推促：“這個小的，又稚又嫩，新近才開包的……”

“媽！”那個年紀小的，好像被她說得太難堪，嘟嚕著嘴低下頭去。

陳征回頭望一望婦人的臉，不由有一股怒火從內心升起。真是無恥的東西，原來給自己女兒當皮條的。這是什麼父母！

“進去呀！如此鮮嫩的貨色，是走遍噠 叻也難找到……”婦人還企圖說動他。

“不！我不要！”陳征生氣地說。差點沒有破口大罵她無恥和狠毒。

“求求您！玩一玩吧！今晚還沒有光顧過一銖錢。”她連扯帶拉著。

那個年紀大的少女，拋著秋波，有意無意地把短裙扯得更高，裙底春風乍洩。

“放手！”陳征生氣地掙脫她的糾纏，隨手塞過五十銖錢，掉頭就走。他知道不給她一點小費，她是不會放過他的。

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，便幹起這種醜業。真令人嗟嘆。報上常有報導鹹妓的新聞，無非是遭人肉販子利誘或壓迫而當娼賣淫，現在又發現由父母所操縱的。道德淪落，令人傷感。

日前，陳征又設法暗訪一個很年輕的妓女。

“窮人家，不一定要千里迢迢，到京畿來當妓女，只要認真工作，家鄉附近都有工作。”他說。

“唉！”她長長地嘆息：“坤（您）不想一想看，我的家鄉窮得什麼都沒有了，不是旱災，就是水災。田地典當了，就沒有贖回的日子。”

“我就不相信，一年之中沒有耕種的日子。”

“有了耕種的日子也沒有人能餓著肚子在等待耕種了。村里的青少年，早已走光了，剩下老人和小孩。”

“你的父母就忍心把女兒賣掉？”

“我的哥姐都沒有消息，難道要等著餓死嗎？”

“決心出來，就該找份正當的工作呀！”

“正當不正當，我不知道。”她苦笑著：“鄰居有人發了財，常常寄錢回家，蓋新屋，生活好……”

“你不怕被抓去坐牢？”他直截地問。

“愛滋病都不怕，還怕什麼坐牢。”她淡淡地答。

“最少也該為家族著想……”

“我不識字，沒有手藝，比不上城市人，爲了父母和弟妹，我已沒有什麼可選擇的。”她已哭泣起來。

接下去，陳征再暗訪另一個年青妓女。

“你母親沒有迫你下火坑，你不該走這條路的。”他約略清楚她的身世後說：

“自父親去世後，我在那種環境下受不了，所以我要找尋自由。”她露出痛苦的回憶：“母親有了新夫，完全不關心我，時常打罵……”

“後父也很狠心嗎？”

“哼！後父？”她恨恨地說：“不是後父！”他一怔，望著她。

“他是一條狗，常常乘母親不在時，動手摸我欺辱我。”

他嘆了一口長長的氣。

“跟愛人出走，是希望永遠和他在一起。”
她又傷心地哭泣著。

“爲什麼又分手了？”

“唉！他更狠心，騙我的心，騙我的身，不久就把我拋棄，跟一個女工同住了。”

“上了當。以後做事小心，不該如此自暴自棄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那時肚裡還留著他的孽種。”
她的聲音變得哽咽起來。

“你也不要了？”

她點點頭。

“我還是不明白，你會選擇這條路？”

“我恨死他，也恨死父母，我要報復。”她激動起來：“我要穿好住好吃好……”

他覺得她的變化很快。

因此，陳征決定要把這個問題揭開出來，他曾寫過多篇文，分析皺妓的由來，發表在報章上。

大約九時許，警察局有了動靜，一隊警員分乘二輛櫥車，陳征早已得到准許，急忙背上照相機

攀上警車，隨隊出擊。

大夥兒馳到近郊一處兩層木屋附近停車，警官下令，兵分兩路，包圍木屋。

守門者已發現警察，大門緊閉，經警員叫門後，自知大勢已去，不敢抗命而開門。

警員迅速攻入，卻遇到一股突圍力量所阻，那是惶惶逃走的嫖客，有年青人、中年人、也有老年人。他們驚慌失措，衣衫不整，有的赤膊不及穿衣，有的只穿一條內褲，多數赤足奔跑。其中夾雜著不少妓女，在混亂中企圖逃脫，但全部逃不出法網。

“站住，站住！不許動！”警官大聲喝止。

“站住！不許逃走！”警員作勢拔鎗阻嚇。

警員們很快就堵死了大門，同時進入裡面搜查。

裡面雖然一片混亂，但佈置幽美，醇酒俱備，在粉紅色的燈光下，平時那種環肥燕瘦，充滿著肉與慾的迷惘，真是一處令人心搖神蕩的色情場所。

“誰是屋主？”警官喝問。

“誰是屋主，請出來。”

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胖婦，兩片厚唇塗著血紅的唇膏，面色鐵青地強作笑臉，兩手合十，不斷

向警官禮拜。

群警已發現後面和樓上都有很多房間，是供嫖客們尋歡作樂的臨時陽台。有的已開了門，有的還緊閉著。

警官下令全部出來，先後開門出來的，都是驚破鴛鴦夢的一男一女，低頭不敢正視。

他們並非敢反抗法令，他們有膽竄花叢，卻沒有勇氣面對執法人員。有的還在偷偷穿好衣和扣鈕扣。

陳征以迅速手法，一路拍下不少難得的鏡頭。

妓女們一見攝影機如見鬼魅，比警察圍捕更可怕，紛紛以手掩面，或用衣袖和長頭髮把面部遮住。平時在嫖客面前搔首弄姿，有的大膽做出種種猥褻神態來挑誘嫖客，現在已絲毫無存，個個像隻可憐的貓。

警員報告後樓還有一個房門緊閉的房間，房中研究藏些什麼？警官親自去查視，陳征緊隨身後，兩手握著相機，以備拍攝一個更珍貴的鏡頭。

妓院主人去拍門，還是不肯開門，警官嚇說要破門入了，那扇門才慢慢打開來。一時間鴉雀無聲，幾十對眼光都對著這個房門。

原來內裡另有乾坤，映入眾人眼簾的是一個